



梅尔

著

序

preface

苍凉的相遇

——序梅尔诗集

张清华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十二背后/梅尔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7
ISBN 978-7-02-013389-5

I. ①十… II. ①梅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6996 号

责任编辑 脚 印
装帧设计 陶 雷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印 刷 天津千鹤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字 数 190 千字
开 本 889 毫米×1194 毫米 1/32
印 张 10 插页 11
印 数 1—11000
版 次 201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3389-5
定 价 3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梅 尔

原名高尚梅，1968 年生于江苏淮安，现居北京，中国台湾《秋水》诗刊社长。1986 年开始发表诗作，作品散见于《诗刊》等各类刊物并被选入多种选集，已著诗集有《海绵的重量》《我与你》《十二背后》等。梅尔的诗意象独特，充满激情与张力，常常使人忽略她的女性身份，她的勤勉和追求也使她在诗歌领域有了超出其想象的收获。曾获多种诗歌奖项，诗作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出版。

在人类发展的河流里，当理智从深处升起，
黑色的泉水涌到表面时区别出灵魂生活的恒常，
辨别出无意识的边界……正义的阳光照射着，全
部工作就会完成。

——保罗·策兰：《埃德加·热内与梦中之梦》

疯子劈开宇宙，向他自己的体内跳去。他顷
刻间失去了踪影，被自我吞咽……那爱是一块磁
铁，整个世界吊挂在他身上。万物苏醒，冲破硬
壳，展开双翅，自由飞翔。

——奥克塔维奥·帕斯：《大自然的颂歌》

那是一支箭要去的地方

遭遇钻石的地方……

这是旷野。我随着她的诗句，开始了这漫

长的旅程。仿佛漫无目的地周游世界，又仿佛只是在那些与信仰、与存在和命运攸关的场景处驻足盘桓；或者相反，是在那些不可逾越的节点处流连忘返，又彻底历经着漫无目标的周游，那种无止尽的漫长与沧桑。

并不是所有的旅程都值得回味。但这一趟，却是不容置疑的天路，一趟精神和生命的天路历程，足以让人难忘。

所以，这《旷野》是生命的真正处境。无处皈依，无所依傍，只有天地间命定的行旅。“从拐杖里长出盐 / 从石头里长出信仰 / 悖逆的昆虫 / 寻找微弱的光亮……”仿佛冯至笔下十四行中的意境，也如同《西游记》取经人置身于大荒的情景，抑或《旧约·出埃及记》中的一幕场景，她的诗句使我们可以领悟到什么是起始或结束，什么是繁华或大荒，什么是执念或彻悟。这是无止尽的行旅，也是无处不在的终结。

每个人的兴趣似乎都与痛感有关，与生命

和心灵之间最具摩擦力的事物有关。她驻足在那些令人悲伤、感愤、惊悸和怅惘之地，不加节制但又恰如其分地表达着她的态度，仿佛一位剑气逼人的侠客，又如同一位悲天悯人的使者，她博大的心胸一路安抚，唤醒那些驿路的冤魂野鬼，并以词语的魔法使它们一一安顿和安静下来。

当然，她也会用来自洪荒和原初世界的纯正，去理解和赞美那些伟大的事物，那些存在的奇迹。她的自然精神与历史神经都足够发达，一路指点 and 感喟，抚摸着那些善与恶的界碑，功与过的泾渭，人性的光亮与幽暗的分野……但令我感奋的，却不只是那些壮阔的自然或不朽的史迹本身，而是这令人感到畏惧的旷远而无所不在的理解力。

并不是所有的歌赞都能够成立——如果歌者的心不够博大，那么，赞美便不能对称；如果人格的境地不够干净，那些高尚的理解也不能够得以成立。所以，这路途终究是一趟生命与精神

的修习之旅，一趟自我净化和升华的灵魂之旅。

然而，对于诗歌而言，还有另一种佳境，那就是以内心的单纯应对外在的复杂，以灵魂的光洁应对世界的浑浊与晦暗。那种纯洁的诗意与丰沛的歌性即由此而生。单纯是最好的禀赋和立场，所谓“单纯者的辉煌”——海德格尔以此来赞美荷尔德林。唯年深日久，我们方能真正领会其中那深远的奥义，或它的一点点。唯有他那样的纯粹和真实，才能够担当得起真正的赞美，担当得起那些壮阔而朴素的咏叹，因为他与神性同在。

我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主人公的履历，就开始喋喋不休了。我得赶紧收住，免得又陷进一个“过度修辞”的陷阱里。其实，说得过多与说得太少，或者与没有说，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。我必须要小心一种说话方式的钳制，它柔软而又坚固，如一位沉默不语的绑架者不离左右，随时准备同归于尽。我得跳出来，抖落一下这些词语的碎屑，以及语势的绳索。

你像一片云行走在天地之间

穿梭于顺服与背悖之间……

从哪里开始理解世界和人？这无疑是个哲学的追问。大多数人从自身的无意识出发，去观照世界，当然没什么错。但真正能够观照且能够理解世界的，往往是这样的人——他或者她，会将外部世界与自我构成一种对应的镜像，互为镜像，因而对外部世界的理解就是探究自我的过程；反之亦然，对自我的探究就是对于外部世界的体悟的过程，这是双向的抵达与重合。唯其如此，才称得上是灵魂的显现与自我的生成。

因此，我从不把叙述或者记录看成是客观之物，它们无不是目击者自己灵魂的曝光，生命质地的自我呈现。

我注意到，在这部诗集中，作者——也就是梅尔，她的起始不是别的，是《圣经》。从这

首《回到你的殿中》开始，她已找回了看待世界的出发点，以及坐标与方法。她以《圣经》人物与事件为起点，来获取耶稣和玛利亚的视角，然后巡游世界，俯察万象，体味人性与人世的一切光明与黑暗，当然也用圣者的宽宥来收纳一切。

这让我想起 2000 年暮冬，我在巴黎卢浮宫亲眼看到的萨尔瓦多·达利的那幅《哀悼耶稣》，那幅画让我感到了震撼和头晕。因为达利不是从下方信徒的视角仰望受难的耶稣，也不是以人世的角度平视充满哀愁的圣母怀抱着的耶稣，那些常见的构图关系全然不见了，我所看到的，是站在“圣灵的高度”才能够看到的耶稣。这真是一个奇迹！谁能够获得一只蜂鸟，或是一架直升机的角度，悬停于空中，从上向下，以悲悯的眼光看见这悬浮于宇宙、暴尸于洪荒的受难者的疼痛，以及他无力的垂下的头颅？唯有圣灵，唯有万能的圣灵方能够从这样的角度，去打量这耶稣——这个受难者，或他自己。

达利找到了有史以来最让人震撼的角度，他以圣灵“悬停于上方”的视角，诠释了什么是“三位一体”。当然，他也并未因此而成为圣贤，因为一切的罪与罚，都需放到人性的天平与生命的处境之中，来处置和认识。

因此，《圣经》题材对于梅尔来说，具有主调的和主导性的意义。她以此来开始它的巡游，且不得不变成了一个自上而下俯瞰人间的飞行者。我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比喻，无法断言她的角色相当于《圣经》中的哪一个人物，只是觉得她如同一个信徒，一个精神史的考古专家，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使者，又或是一个但丁式的游历者，有时她甚至还不知不觉地扮演着圣母或任何一个可能的角色……以此来评说人间的罪与罚，人性的善与恶，以及命运与神示，信仰与悖反的一切母题。《约伯》《大卫和拔示巴》《大卫的辩解》《旷野》《回到你的殿中》……这些篇章可谓集中地表达了她的这些感受。而且，她不只是作为一个

评判者用理性来叙说，更重要的是她不自觉也就参与到其中，变成了一个生命的“在场者”，一个达利式的凭吊者：

我会提前到达伯利恒

成为马槽里一根柔软的稻草

或者，错后三十年

我会提前到达耶路撒冷

摘掉你荆棘冠冕上所有的刺藜

成为另一个背负你十字架的西门

或者另一个玛利亚

我无须用太多笔墨来细细评点这首《约伯》，还有这些与《圣经》的人物谱系有关的诗作。只是想说，它们会对一个严肃的读者产生灵魂的撞击与震撼，因为参与其中同旁观者或旅行观光者的精神难度是不一样的。我深信这些诗所具有的灵魂的力量，至少它们让我得以藉此烛照自己的

内心，让我与这些古老的故事与人物也有了一次迎面相撞，一次无可回避的“苍凉的相遇”，使我的阅读也变成了一个精神攀登的天路历程。

3、

一只猎犬一般积极的勃莱

舔着我被词语熏黑的伤口

如果灵魂能够相遇，那么这些对话便可以视为幽灵的复活，或是附体后的自白。从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、圣母玛利亚，到莎乐美、卡夫卡、安徒生、梵高、勃莱、曼德拉……到哈姆莱特这样虚构的文学人物，从诸神到宵小，到失散在星球各处的诗人与艺术家的孤魂野鬼，甚至还有活人，如昆德拉和霍金。她一路扮演着各种角色，或是以通灵者扑向她的主人公们，与她们同悲共欢，与他们构成互为镜像的彼此映照。

我当然知道，行吟或巡游都是诗歌史中的

常态，荷马和但丁是两个最原始的代表；中国的诗人更是如此，从屈子到李白，到苏轼、辛弃疾，诗歌总是产生于“万里路”的行走，抑或是失意潦倒的贬谪途中。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“迁客”与“骚人”，是一双命定的伴侣。新诗以来，写作者的“人格化”程度不再像古人那样显豁，诗人的命运与故事与古人比便显得稀松贫乏，因此与“文本”相比，“写作者”已变得不那么重要——或者说，诗人作为巡游或行吟者，角色感已几乎销蚀殆尽。某种意义上，“现代性”也就变成了一种主体性日益贬损或匮乏的写作状态。所以，任何行吟或巡游，也都同样存在着一种终极意义上的“无法抵达”的悖谬。很简单，当我们乘着飞机或旅行巴士经过那些古迹或者纪念地的时候，我们便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世俗意义上的“游客”。

这本身便充满了危险，以及悖谬性的复杂。

当陈子昂叹息着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”的

时候，他与自己所凭吊的古人以及来者，都是一样的境遇，无须为之做具体的诠释，所有诗意便尽显其中；但作为现代的“游客”，抒情者必须尝试进入到对象之中，来设定这个关系，以建立阐释与书写的合法意义，并解决今人与古人生存境遇中的分裂属性。对梅尔来说，这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度。在我看来，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其间，并恰如其分地处理好这种分裂。而梅尔之所以能够大面积地进行这种书写，是因为她坚信自己有能力处理，她至少从史诗、宗教以及哲学中获得了三样东西：悲剧的宿命、人性的永恒困境、作为真理和镜像的认知，因为有了这样三重理解的自觉与深度，她便有资格进行这种对话与阐释，这就像我在一开始所引的策兰的话：理智、灵魂生活（也即宗教——引者）、无意识和正义，这是参与诗歌之中、处置一切事物的几个根本依据或尺度。梅尔同样自觉而清晰地援引和使用了这些尺度。

她的《埃及艳后》是一个例子，它重释了这个历史上被反复描摹和演绎的传奇女王的形象：“你浓重的眼影／是大片的疆土”，“亚麻穿在你身上，抵得过／千军万马／一如东方的丝绸／颠覆过多少江山”——

英雄的落花

成就你陵墓的辉煌与从容

爱情 是一个

掺杂着血泪的梦想

越过战争与死亡

在你的微笑里

存活下来

从莎士比亚到后代无数的人们，都曾为这位毁誉不一的女性，这位权倾一时的王者悲歌叹息，但我相信，梅尔的吟咏仍然不显多余。她甚至通过一件衣服的隐喻，将之“世界化”了——

与东方的那些“倾城倾国”的历代传奇女性作了互喻的理解。在梅尔的笔下，她与武则天甚至杨玉环们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关系，互喻和映射出女娲或者夏娃，作为人类之母的共同的性别境遇以及接近的命运。而且作为女性，她让我们从中读到了更多的宽宥与理解、怜悯和同情。

与美国诗人罗伯特·勃莱的深度对视与互文，则显现了梅尔作为诗人而非作为女性的“超性别”意识。这首诗在我看来，不只精细而传神地诠释了勃莱作为“新超现实主义”的那种灵敏，擅长在细节处的勾画“深度意象”的手段，而且作为“精神交会”的方式，它更彰显出梅尔对于现代诗歌，或诗的现代性的深读理解。信仰、理性、审判、使命，这些正面的元素，同厌倦、宿命、死亡、无意识，这些黑暗性的元素纠结一起，构成了她诗歌中可贵的深度构造。但这一切又都自如地熔铸，轻逸地呈现出来——“每个词都可以宁静地带着光”，委实令人钦佩。